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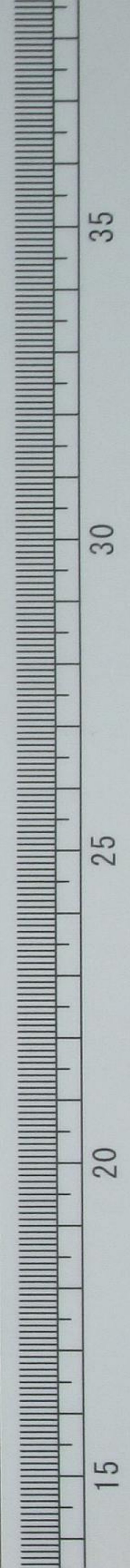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山水屬心集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10



文庫 11
A 1123
10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

湖西

琴希

聲廷調著

男

更改

張玉佩錄

山水屬心集下

弘法大師年譜序

野山僧得仁及道猷編輯祖師年譜願得總法
務仁和寺親王一序揭諸卷首王聽之命希聲
代草金義天權
僧正書而賜焉

我金剛峯寺之繁榮可以代彼青龍寺之衰廢何故衰
廢耶何故繁榮耶密法東漸也往昔始祖大師之在青



龍寺手執三鈷杵擲之于東方其杵飛來止于紀之高野山上之一松枝焉大師東歸就杵之所止建立伽藍今之金剛峯寺是也夫鈷杵載法之器也法載何法耶毘盧遮那內證之法門龍樹開塔以來傳承在青龍寺裏慧果阿闍梨一傳之于大師諸經軌諸法器俱為大師手執物則杵之東飛即法之東漸也杵之所止即法之所繁榮也若夫支那國歷唐末五季之亂離密法一廢掃地青龍寺院定知其為丘墟矣果闍梨廟未知推仆何處也持金剛峯寺則不然大塔金堂傑構巍然寶

刹梵樓櫺比如雲歷千餘年之久而不變是為法廢于彼而榮于我之驗也大師在東寺在高雄立業底績後在金剛峯寺留那伽身期龍華會乃立廟而奉祀名稱奧院古往今來普天下之人人以為大師之所在而不厭其遠不辭其險皆能登山拜廟誓願讚禮焉粵稽古帝王曰平城曰嵯峨曰淳和曰仁明留心佛乘崇嚮大師受灌頂法則得為萬乘四朝之師也故雖為入定後猶多諸法皇之行幸祖山者在我仁和門室則寬平法皇再幸山拜廟焉又先

世諸皇子相續門室者徃徃登山拜廟焉寡人辱世掌
總法務長握法柄亦是祖恩澤也何為不一登山拜廟
焉無奈時異昔時事不容易而已無量壽院學靈為祖
山之者宿發願編大師年譜以為一宗之定本前編在
世部續編定後部蓋從前所傳之御傳廣傳行化記行
狀要集之類率皆不過二三或四五卷未有卷數之多
如此搜索之廣如此考證之精如此也譜中所載諸靈
驗諸感應皆為密法不可思議之功德所謂手執鈇杵
之加持力也謹惟發光菩薩即身成佛之大師手執三

鈇心凝一信憑信心見靈感有靈則有驗有感則有應
神苑之降龍帝闕之現佛等種種神異畢竟生自執
杵手裏也無疑矣後世或有疑而不信怪而省之者可
謂昧乎密旨也是學靈之所以悉皆編輯而不遺也歟
如今一宗之繁衍于天下苟原其濫觴固在青龍寺裏
祈願擲杵之一信心因舉鈇杵東飛之一事驗以作此
譜序聞杵之所止為大塔側三鈇松猶留其名焉節彼
南山維松蒼蒼亦知其與法門俱世世繁榮矣

續同大師年譜序

僧道猷請予一閱斯譜加筆削又以予為階梯願序于我力座主廣福王殿殿下寬仁不拘自他異宗感其孝于法祖命臣希聲代草徵道猷而賜之道猷榮戴之餘請書于日野亞相公而刻焉

瑜伽法水一而已今而為二又加六而為八八中求二二俱為六之兄二中求一一不可得而求何則為難兄弟也昔則我祖大師與彼祖大師俱求法于海外瑜伽法水東漸于本朝以來彼我二山瑜伽者各祖其祖各教其教也謹惟延曆二十四年我大師先歸自海外始修灌頂於高雄山寺置遮那止觀兩業于延曆寺是為瑜伽之濫觴若夫彼大師至大同元年而歸又修灌

頂於高雄山寺以東寺為真言道場以金剛峯寺為入三摩地場蓋在唐留學不雜他業唯一瑜伽故世之談瑜伽以彼大師為稱首者良有以也尋而求法者為慈覺智證二大師或常曉圓行慧運宗叡四師前所謂二外加六合為八家亦各以其家法流之于普天下垂之于千年後而今八家之末流雖各祖其祖各教其教苟問其真源則不得六弟不讓二兄也嗚呼二初祖在千年前之世勸心弘教無彼我顯密之區別彼則獨步字學而問悉曇于我我則先鞭瑜伽而受灌頂于彼互為

師資相輔行化其親睦實甚於兄弟非如後世之分二教彼謂莫如遮那我謂莫如止觀方圓黑白之不相容也金剛峯寺學靈閣梨學博齡高茲編其初祖年譜前編在世部續編定後部凡世之編年譜皆為其在世一代編年只彼大師之德之廣大無量亡論其在世雖曰定後而其秘密不可思議之竒瑞顯現於年月日時間則其定後無異其在世一旦瞑目入三摩地縱令歷幾萬劫豈其滅沒乎謂大師至今猶存而可也是所以不可無定後年譜也歟譜中凡係大師功德者探討瑣事

拾遺不遺要在傳其事實以便仰信頃日闍梨齋定後部未令寡人序寡人受而讀之讀而信之大師當年威儀儼然如在目中大師果為不沒矣世之仰信大師者苟讀此譜蹈大師之蹟修大師之行則一印一明一彈指間即是瑜伽三摩地我之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無疑矣彼之所謂父母所生身即證大覺位不出此一譜耳又不拘顯密角立之世弊問序于遮那止觀兩修之法孫務求合於二初祖勦心弘教之古意可謂法水海中能汲其流仰戴二源之為難兄弟者是寡人之

山小傳心集下
所隨喜也故識其前以告世之瑜伽者

書同大師年譜後

兩子題後予為綴斯數百言山僧等可刻而不刻蓋有以也刻與不刻固任其所見於予何害焉

編輯斯譜者誰為金剛峯寺無量壽院仁公增補斯譜者誰為同寺正智院猷公二公孝其祖大師雖為入定後猶如在世時分譜為前後編仁公嘗携前編于江府要令府下儒者一閱而后刻焉猷公將刻後編于都下要令都下儒者一閱焉都下儒者等何為不往而閱之

耶意儒者動輒闢佛為佛者所請故謝之避之耶予獨隱者慚專稱儒且家世掌神廟祀神與儒佛本來一旨彼此何擇焉且以謂佛者堅執不移亦其常也二公之於此舉宜自堅其執以為有足而却仰儒者之一閱焉此是人我平等之德者予不復得不以無固無我而待之豈有可謝且避之理乃欣然應請登金剛峯寺客于仁公房而仁公猶在江府猷公日來自隣院而待予取其所編輯增補諸稿本置之于几案之上又取其所考據引証諸古本置之于几案之左右一任予讀之閱之

予為二公讀之閱之代佛家孝其祖之敬心用我家祭
神神如在之誠意自夏五月至秋七月在清淨境裏目
不睹雜色耳不聽雜聲心亦不馳雜想除讀閱之外無
復有他事則耳目與心俱不離一大師其威儀德容優
然如有睹乎目其說法語言肅然如有聽乎耳雖曰千
年之久長猶與几案上相去其間不以寸真覺與大師
相對晤矣何則生死無定相生固非生之定相死固非
死之定相故曰在世曰定後二而不二大師現然在矣
苟不通此理則一千年前親拜大師亦猶類魯人之不

識孔子者而已又我祭神如在四字非世儒所謂假設
尊崇之意如在之如字真合佛家所謂如如之義實是
一千年前江管二碩儒之所學識而今二百年來之儒
家所未曾夢見之也予淺世儒之妄闢佛者故絮談如
此七月中浣卒業歸京後稿本與古本遺在仁公房而
公猶未歸猷公以謂隣院人少不能無非常之虞莫若
攝致自房而護之也同月廿日之夕諸書匱遷于正智
院翌朝火發于無量壽院諸堂塔諸庫寮皆為烏有予
遙聞其火所慮在斯一譜越數日猷公書來告其免災

之由最為奇幸予亦奇猷公之預備非常不知其心有
何所感動而然耶抑亦謂之大師顯現奇瑞或不誣矣

晚翠堂遺稿序

予交島子士毅殆三十年士毅為儒者予為隱者身分
已異而為人亦不同士毅受一時之名望予則為世之
廢物士毅勉講道學予好趨文章噫異矣然而學者之
所樂莫樂於賦詩作文故雖士毅亦不得不趨予之所
好而士毅之所好取法于古而極惡鄙俗予之所好建
法于今而痛諱陳言噫不亦異乎凡世之結交合其同

者而不合其異者士毅之與予宜不相合而往來莫逆
三十年如一日者何耶士毅雖染性理之論而有一片
風月之情出于天府賦詩作文之所可合于予者也且
夫天下之詩文天下之人情也人情不甚相遠又孰有
其情如其面而人人不相同者哉詩曰莫赤非狐莫黑
非烏同是綑毛也同是詩文也惟風月之情與予相合
是亦為天下之人情則士毅之詩即予之詩也予之文
即士毅之文也三十年来互得詩文若干卷予已刻家
稿四編士毅則未刻一編而死蓋以授徒為急務未遑

刻稿是為儒者之本色非同隱者之樂事也士毅死後門生等謀刻遺稿令予編選孀婦人和田氏夙以予看做異流且為其夫之文敵而拒令予執文權一門生池田貞藏與一親族山内玄章俱強謂非予則不可而後權始歸予手矣噫是其夫終身之心血淚痕可憐其妻之秘而守之拒予之翻閱也其情在其妻則宜矣其誼在其友予則避而不顧亦非其所宜也朋友之詩文固無不相為謀之理何為如馬牛之風於澤者耶苟謂我詩異於彼詩彼文異於我文而守界嚴畛是有管華之

今割也非陳雷之情誼也予之於士毅學界雖今文吟雖別情誼則三十年無有隔絕要之其不同亦不害其為同也乃翻閱此稿以謂即予之詩文也每有其可愛可喜之作一接於目則神為之怡淚雨亦為之開霽至有其可厭可恥之作則情為之不寧顏色沮喪不覺攢眉誰謂他人之有病不似己身之有病而輕視之耶又聞士毅死時有醫之誤治者今閱此稿亦猶如診其病心雖抱其忠手或遺其誤予願其所取舍決於至當不偏之手而定於大公無我之眼則十不誤八九矣編選

己子或曰詩文非士毅之所長其所著娛語數卷應有
關道義者可刻以傳也何為僅刻此筆花而已予獨謂
筆花即學學即筆花固無異途錯出之今雖一舉筆皆
竭一生之學力而出之世之講道學拙於文筆者皆才
學之不足也既有此筆其非道學無筆者可知則又安
知不有風月之情無倍於性理之論者哉士毅之道學
予姑措之豈可令此稿盡于和田氏之手裏耶乃先
刻初編二卷以為之序

華園拾遺序

此冊詩編宗阿上人東出與州西入京師途中所得之
作是為上冊也下冊則編在京之日詣諸佛刹訪諸名
勝而所得之作也宜名之為西游紀行或客京詩稿而
名華園拾遺者何拾其遺珠之謂也余聞上人閱歷隨
處不能無綺語而其稿往往為京人被奪去莫知所在
故東歸後著華園集僅載西游所得之作十之二三焉
既而其弟子一云以謂老師衣裏之珠過半遺佚京師
是可惜也縱令老師棄而不顧之小子烏得不拾收以
刻之乃打色飛錫西叩師之所閱歷拾得其遺詩而歸

遂編此冊是名拾遺之謂也疇昔上人之東歸余嘗作
詩論一篇而餞之上人著華園集之日既弁其簡首今
復一云為其師寄書於余以問序乃裁綴幾語曰蓋上
人以詩賦文字作佛事其在途中其在京師非如行路
措大賣字糊口者之類只是即景生情值事生感而紙
筆隨之苟有人乞其稿則不秘惜而布施之即是佛事
之一端與結緣灌頂者何異但自一云孝其師之心視
之則曷得不惜之乃以藏其稿者為奪珠玉亦宜哉可
謂詩之孝子也今其被奪而遺佚者被拾而上刻其編

選聯絡如串珠數者不亦佛事乎上人之有歡喜可隔
千里而卜之於孝子之心亦應無遺憾焉余為知己不
惜筆墨莊嚴此冊固有讚嘆其珠之為夜光照乘也

題藤樹先生遺墨後為大溝老臣恒河某作

藤樹先生學祖述王陽明陽明亦一道學者也以其話
頭與程朱少有異同故世或崇之又或訾之至若先生
祖述之則人不復敢訾之雖崇程朱如孔孟者豈有不
尊崇先生者耶何則崇其道德也非崇其道學也夫道
德與道學異非以道學即為道德也苟論其道德則百

年來豈有高於先生者耶伊物二老其德本不足較之
雖為陽明亦將瞠若乎絕塵後矣謹惟此遺墨揭示道
一字附以道語數字此箇道字非為道學之道字為道
德之道字知箇字裏原已包有當年許多所積之德行
焉夫人生乎今之世而崇古之先生如拜觀其容貌鬚
眉然者只此墨痕于澤也即是德輝之不減于今可以
代其肖像矣予每讀論語以謂開卷之三章三不亦乎
之字面皆可以想像孔夫子循循誘人指點勸學之言
貌舉止讀至鄉黨卒章則夫子儼然在車中子路為侍

者是為天然一幅聖像也世多祀聖像以銅塑或畫圖
予覺其拮据多事為吐四言六句云如何是聖魯論即
是銅鑄塑造詎貴形似道語廿篇像在這裏人苟欲崇
聖人與其佞銅塑孰若拜誦魯論今於此幅將亦云爾
恒河氏崇之如神固宜矣請天下道學者亦宜齊明盛
服以拜觀之

過韓碕松下以下鈔錄湖山遊記中之數篇

韓碕以松得名有松之大鬱蔥臨湖幹之所圍二丈七
尺蓋之所偃東西三十步南北三十八步而高不過三

其一有祠在松下是為我家始祖母廟予幼而從先人
每月一拜廟雖先人即世之後不怠每月一拜廟拜廟
之次亦必撫松而盤桓焉松下多蔭白砂如雪上遮紅
日四受清風是予嘗吟立蹲坐之處也松下疊石為垣
波朝其前鱗屯其下是予嘗投餌垂綸之處也松下有
旗亭炙豆乳湯濁醪以供過客之噉啖是予嘗携友而
來飲有客則導而勸酒之處也不常每月一來拜廟而
已于春風于秋月于暑夜于寒朝必盤桓此松下焉自
致仕移住京師以嶺隔路遙故一年一歸拜廟亦動則

易懈怠矣今茲丙戌夏五與社侶稻有奇將訪湖北諸
勝路踰石廬嶺來過松下先拜廟前尋而觀眺大湖凡
湖中之景勝自幼慣觀不以為太佳常住京師偶歸而
觀之覺寔佳而無比類也予撫有奇肩指點告曰某尖
碧挿雲某黛色浮空某突兀特起某逆遲趨走是為某
山某嶽也某處有如龜浮某處有如牛眠是為某岡某
嶼也某處舟一葉某處帆一片某處烟樹朦朧某處粉
壁分明皆是為某浦某村某人家也有奇眺湖嶽甚予
亦倚松盤桓焉則覺松風謾謾呼醒三十年前舊夢矣

過堅田

沿湖而北抵絹川驛宿焉明日迂路過滿月寺上千佛閣閣在湖濱四面八間柱脚入水俗曰浮水堂於湖中八景圖見之長橋數百丈許離去湖岸其景頗奇可以想像真景而親見真景則不若其所圖之萬一昔人有言有所見而不逮所聞予嘗飽見而知之同遊者皆聞而未之見故導而一過焉自寺前北折過一村是為本堅田漸北為今堅田一名出來洲農戶漁民沿湖列宇有禪院有士族天正之役平首火燒叡嶽予祖族某逃

避于此距今殆三百年同姓者猶存焉行到村盡處一帶水田塍畦布碧嘗聞隴畝間有內侍墳者內侍者新田義貞之寵姬勾當內侍是也路上逢人便問內侍墳何在少有知之者方是插秧時候風日晴和忽見一隊村女子唱秧歌來又問以墳之所在皆羞避而不答中有一婦顧指曰咫尺乃往而尋之只是廢壠土堆而已側有農翁與媪坐地者方開飯籃燒茶罐問曰客有何幹至此耶予曰欲尋內侍墳耳翁曰其墳此綠草裏是也新田義貞戰敗而北走內侍馳追不及而仆死土民

山水屬心集下
相傳至今每歲某月日設祭祀焉媪曰相傳每值夜聞
雨淒有一宮人霓帔雲裾提燈徘徊耀艷射人遇之者
云神靈見焉予聞之嘆曰力拔山岳不能割情于一虞
鳥騅忽躡楚烟長滅當年義貞之誤軍安知不亦是為
內侍失氣力耶武勇蓋世之將竟不能與女流爭靈可
悲哉子尋索古墳志載之所缺無復采而可徵姑錄翁
媪口碑之似齊東野人之語者

經比良嶽下抵赤松碕

比良嶽摩霄挿雲常在京師遠瞭則維良位與台嶽遠

近相兮遙遙蒼蒼如施淡墨如抹淺藍今來湖上近望
則有馬牙斧劈之皴法每歲暮春殘雪甍斑今方仲夏
峰際崩裂之處見有凝雪光如水精嶽下村路相連行
抵赤松碕湖濱數里穉松攢生平沙無塵水清而見底
魚之往來鱗鬣可數松矮而含綠枝之屈曲葉之繁茂
似常有人撫育者凡數千百株偃仰斜正各逞好姿又
有一大株為之長幹幾十圍翠蓋多蔭土人指之曰是
為管公之遺愛也問其松下曰是公之觀湖臺也凡觀
眺湖景莫若此處之曠且大竊念管公之觀湖于此其

虛實今安能定之。恐是土人倡起無根之言也。而其言果是則當年能使公有遺世獨立想必矣。予坐松陰而渴燒松葉而溫酒。馬土人賣所網之魚。因命炙之。芳鮮不凡。皆甘而不絕于口。醞數盃之間。夕陽已沉。比良嶽上天籟入松。冷露滴滴而下。不可以久留。乃削白松樹題勝槩第一四字而去。

宿兒松驛

黃昏將入驛。忽聞有聲在山中。蓋楊梅瀑水聲也。觀瀑為此行第一義。一聞而皆已踴躍矣。驛中醫伊藤春泉

從余在京聞予觀瀑先歸在家。又驛西山寺有一老禪曰清巖。其弟子明窓嘗遊予門。雖今也則止。清巖猶與予相親。予恐擾其輩。別擇逆旅。春泉夙灑掃戶庭而竢以予之不宿其家。為大恨事。遂安排酒食茶果以接待焉。是日家弟廷耀追至。自台麓清巖年方七十。背屈腰彎。慙慙下山來訪。叙澗談話。暫列宴席。不覺嘆曰。明窓在世則當喜而待客也。予亦動念。明窓至性實有大過人者。視予如視其師。今來此地不見其人。見其師之巽樂。不得不嘆其弟子之萎謝。蓋老禪之嘆動于見予。予

之嘆動于見老禪同遊多識明窓者亦或同嘆焉老禪
不解飲辭去歸山予疲甚取醉就寢而瀑聲猶在耳明
日之樂可知也

再觀楊梅瀑

揚梅瀑在兒松驛西土人相傳瀑有怪物或曰大蟒或
曰大蟻是為瀑靈有時而出見之者必病矣昔年嘗一
過此驛入山觀瀑願再觀者久此行偕遊者皆以觀瀑
為心願也驛鷄啼破朝日初出蒼蒼涼涼裹巾幘理草
鞋諸事甫畢起步入山春泉先導而行峰崿別立磴勢

嶙峋峽霧撲面澗水喧耳聲隨登而肥響從攀而大見
有飛瀑澎湃于樹間是為雌瀑若夫雄瀑更在其上上
下二瀑以雌雄分之在上者長大在下者短小是其在
下者雖不太明暢而略堪悅目又登數百步始見大瀑
懸在削壁是為雄瀑豎計之則五十丈許橫計之則十
五六丈計昔年來觀之日雖秋後水涸猶是萬斛奔騰
與湖日相映五彩爛熳虹跨連山山風一拂則左曳右
散如蛇龍之絡如雷霆之激今日觀之比之昔年水十
減七八迸珠曝縞自然之噴煙湧雲之勢以春來雨少

故也又昔遊于此紅蘿紫葍纏樹綴巖坐而對之疑身在錦繡間今也新綠滿山除蒼鬱蒼之外別無着色之添景春泉曰瀑宜于秋冬而不宜于春夏予曰不然猶觀畫圖昔之所觀赭黃成錦今之所觀青綠如膠畫家之設色色色是妙孰分優劣若予則住城市日與俗物接病鬱將結昔年一遊于此夢寐不忘今又遊于此精神皓潔毛髮爽快青天倍明白日增朗塵氛之纏身濁慮之填胸凡平生驅而不去拂而又來者不知今日躲去何許快哉快哉有奇廷耀或蹲坐或吟立皆對大

瀑會心寔深予謂春泉曰昔則瀑勢猛烈不可嚮近今也幸水減將近前而觀之請為先導春泉手鋤披拂荆棘衆從而至瀑之下仰而望之則不見瀑後更有高峰唯見水墜空裏銀絲萬縷無復激而紛飛可逼而觀焉可掬而嗽焉昔年不可來之處今始得來遊幸遇瀑之斂怒也昔人有言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昔則秋後宜如喜而却如怒今也仲夏宜如怒而却如喜何耶聞瀑有靈物夫果然則昔之宜如喜而却如怒是怒我以塵眼看污者也歟今日再遊我心如訪故人其宜如怒而却

如喜意他亦以故人待我令我優遊其傍者也歟我將
仰大瀑而謝之

抵鹿脊村

得隴望蜀探勝無飽既觀揚梅瀑又將探八池淵而八
池淵屬高島郡在大溝封內路入自大溝自瀑傍踰嶺
亦其間道也詰曲攀磴漸至絕頂東南臨湖水以山高
故湖亦倍覺空濶凡韓碕以北前日過來之路宛如在
脚下是山之巉險壁立可以槩見也下嶺數里盤迂折
旋嶮倍於上嶺已下則三面皆高山當西最聳者為武

名嶽一條溪水潺湲送響即是八池淵之下流也一村
落二三十家出沒于深樹密竹間曰鹿脊村實為麋鹿
鄉也山雨驟至漫投一佛宇曰淨願寺有病僧與梵妻
離僧住焉僧不厭客至令離僧灑掃佛堂引客接待焉
是日固欲探八池淵遠踰峻嶺脚疲意倦又遇暴雨衆
議一宿待晴僧亦止之梵妻為設湯浴又入後林劖筍
健如男子既而浴罷飯熟離僧進之稍及秉燭醉飽無
事相俱就睡風雨益猛響震山谷殆將仆樹拔屋枕為
之歌者數四迨雨歇天明欲遊八池淵謀之病僧僧使

山入廬心集
村民某先導遂出寺而行

遊八池淵

武名嶽麓有八池淵之勝山間溪水流于群巖間巖之所圍水亦滌洄有如池如淵者八而一淵各有一淵之名不知誰名之空境無人非燒炭樵薪者不至故山水奇絕之名不著于世如天之所秘藏也先是有善畫藍田道人者圖寫其奇險家第廷耀亦嘗一遊每說太奇太險面誇觀奇口唱苦險予好奇而不辭險慕其奇險久矣此日山雨初晴薄雲方散一行人從一導者已至

峽中奔雷雄壯峽中天狹一條樵徑迂曲上下蒼莽繁茂怪石研露如絮而粘衣者雲也似雷而轟耳者泉也忽見一大巖屹立路傍似寶塔之狀者曰自然塔非出于人工如天為八池淵建之以為探勝者之認識也一峰與一峰相對絕壁與絕壁相向者曰雲洞門亦如為八池淵開門迎客也未見八池淵之前先見此二奇過此則一奇奇於一奇一險險於一險石怒而突兀水與石鬪為激雷噴雪者曰魚止淵是為第一淵凡魚自湖上來皆止于此而不能前也予欲沿谷探奇而懸崖數

文盤石重疊無受脚之地不唯魚不能前雖人亦不能
歷谷而登也乃沿山腹而上群木蔽谷翁翁鬱鬱不能
窺其底只聞雷鳴于脚下導者曰是為障子淵之水聲
峭壁絕險不可往觀往歲封君分部侯按巡部下一從
者勇敢往而觀之立為粉碎眾聞之戰兢又上數百步
叢樹稍開飛泉懸焉奇石攢焉石皆奇偉如羅漢駢肩
如羅虎跳躍有銳而高者豐而坦者纏苔蒼潤者磨流
滑澤者破裂成洞穴者層累似雲峰者古樹雜木扶石
罅出輪困虬曲如與石爭怒幹經霜雪而勁葉染雲嵐

而翠葉或蔽石石或挾幹水亦折旋奔舞有沿石而流
者觸石而激者濺為飛瀑者湛為深潭者自樹裏奮躍
而出者自山間號叫而降者凡所見無非水與石者非
瀑與淵者是名唐戶淵為第三淵而為第二淵障子淵
者既在下流其始不歷谷而登則不能至其處而谷不
可得登今又不歷谷而降則不能至其處而谷不可得
降試踰三四石上其高而坦處俯窺谷中空濛不可辨
認也又泝得第四第五淵曰大雷盆曰小雷盆在下為
大在上為小二淵俱大石四圍石為坡面圓而如浴盤

飛泉奔騰而入淵洄淪連散沫湧沍盤底沙礫為之淘
出有翻江攪海之勢過此則其水如練其烟如幕境益
幽奧衣襟俱霑疑是暴雨之至仰窺天則日光甚美霑
者為霧氣響者即水聲而非雨聲也名曰長瀨淵是為
第六淵又沂至一大洞前石壁削立左右如列屏障深
碧澄潭蘿薜遮掩右隅有飛瀑不可審視寒氣凜凜令
人栗肌導者曰是名屏風淵第七淵也請自此歸去予
曰第八淵何在曰在咫尺而危險百倍恐客不能至衆
曰犯死而往導者前行薙驕草伐惡木始則雖崎嶇增

嶮猶有足之可蹈漸行則足底離地身在削壁之間不
得不蟬抱蠃行幸多石楠樹根堅而入石隙枝亦不受
拗折手攀其枝足蹈其根俯窺足底樹葉疎處一道急
流溶銀滾雪眼將眩髮將豎一行人一遲一速一前一
後彼或回顧看我我何暇舉首看彼都是結舌無言俄
聞霹靂劈耳停視則大瀑布隱見于樹間是所謂第八
淵而八淵中最上之水源也名曰賽七淵俗曰七賽過
下流之七淵之謂也衆與導者緣巖上下繞得至瀑邊
予獨手戰足縮念遺體蹈不測進退殆窮姑粘身于壁

寓目于瀑瀑之長四五十丈許直落無屈折潭之深不知為幾千仞秘藏之靈境日光不能燭之太古之雲霧貯而莫散或絡或匯似為瀑掩其秘又如妬瀑亂其影雖睫前咫尺不能見極了了也嗚呼奇甚險甚從前所說真個不誣予亦欲作記以狀其髣髴預貯諸胸臆還至鹿脊村遂沿溪水而出于大溝此夕在逆旅燈下置酒軟脚餘興未已亟索楮筆而備不忘

舟發大溝埠

觀瀑之遊已畢觀嶼之興方發宿大溝之明日紅暎東

升湖光撲面遽趣舟行是日大湖如席毫無風意舟子屢訴舟之難進咿嘓移時始上湖心遙峯遠巒秀蕩射眉舟之所面為白石巖為多景嶼左有竹生嶼右有屋基嶼凡在湖中者皆為我吟囊中物幸無風濤之虞恣極心目之賞誠足樂矣回顧武名嶽遠聳雲間八池淵之奇勝恍如夢後之談雖然今日所泛之湖昨已見之山上昨日所遊之山今復見之湖中嶼之在湖中今皆迎我雲之在山上今皆送我舟中席廣人間所載美酒奇書并古琴一囊隨意玩之不厭舟之難進

過白石巖

白石巖在湖之中央。每自湖西望之，非天氣極晴朗，不能目覩其一點也。舟行漸近，了了堪辨。三大巖並峙，高各數仞，為麗日所耀，如冰玉之浮水上。昔年遊竹生嶼，滿嶼樹木，水禽棲止，其糞打疊枝葉，如霜雪點綴。今知巖上亦水禽之所聚，自然玲瓏，為如此。少選果，見白鷺、烏鬼、鷓鴣、鳧、鷗之屬，怖舟之逼近，啾啾飛鳴，離巖四散。乃令舟子迴棹環視三巖之面目，姑維舟于巖邊。舟子曰：水禽散盡，當有遺卵。試上而拾之，客喜而上巖可坐。

十數人草茅叢生，皆為糞。所打腥臭，撲鼻搜索，卵子無有所獲。僅採螺、黿、佛甲二種而下。忽有大聲曰：有獲。有獲。仰視則春泉不下去，而在巖頂。身懸崖腹，倒伸其手，不懼死于目下。臨危貪獲，舟中見之不寒而栗。遂獲卵徑寸餘者二。

遊多景嶼

其嶼太小，而其景殊多，故名多景嶼。一曰竹嶼，以脩篁叢生也。舟抵嶼下，揭蓬畧視。嶼上堂塔掩映于竹樹之間，乃攝衣而登。有釋迦堂，匾曰見塔寺。相傳法華派僧。

日請開作佛場焉草山僧元政作鐘銘載在草山集今讀刻字楷法清雅可愛也有一僧房閉扉寂然舟子曰絕地孤嶼雖僧不能獨居無佛事常住湖東某村在嶼者太罕云嶼之東北少高稍下而又上造羅刹祠路如蜂腰左右皆絕壁雙橫竹竿以代垣牆來輔步處備防失足危於渡獨木橋四顧渺茫之蒼波圍繞一點粟粒之孤嶼身立水雲之中心如遊天上真足稱奇遊多年欲遊茲嶼而未能即今得偕良朋以了素願殆有數焉

觀嶼畢沿嶼迴舟忽見一大巖削立臨水刻法華經題目七大字每字大數尺自水至字高數十丈

泊夷鬼耶山

無棧梯之可設不知何鑄刻人皆見之驚嘆予以謂茲嶼奇絕而此文字不韻不可入記

夷鬼耶山屬湖東而突出湖中山嘴有僧房曰即照院聞有稱竿跳者頗是奇觀相傳擬役小角苦行也舟抵門前遙瞻斜陽春西光射大湖波起鱗鱗灘響轟轟舟子曰風惡不便出舟請泊于此予等捨舟入門而上梵刹高據絕壁住寺僧某曾識廷耀相迎入房客乞觀竿跳僧曰跳者忌風今日多風不可為此戲且跳者不在近明日當徵而命之請一宿焉既而飯罷浴畢移席于

崖頭淪茗喫果清涼不可言初昏後月出影落前灣如
金在鎔遙山之隔大湖為霧氣所遮翳自然混茫漁火
之點前浦夜共熒熒燃在蘆荻叢邊聞此間唯有此寺
距寺數里無有村家不知其夜漁者為何人也偕遊者
皆喜夜景之佳曰無宿此寺惡得有此奇予亦興發解
囊彈琴久之及過參半相俱就寢涼眠清夢真非人世
矣明朝日升風收竿跳者至僧引客自明王堂右盤迂
而下有小角堂依削壁為欄楯欄下有竿卧出水上形
如帆柱竿長二丈七尺與水相距上下二丈七尺有奇

竿梢有鐵環下垂跳者裸體上竿步行竿上無異于平
地竿受步而搖動到竿之盡頭躍身一跳入沒水裏須
臾鑽出緣巖崖而上再到竿之盡頭手執環而一跳身
懸于竿下竿低低將彎人將落而未落又翻倒而下向
脚挂于環手指碧潭如猿捉月圖遂入水裏觀者驚定
乃笑偶有商舩過竿邊篷底客滿口口齊聲喝采贊嘆
予亦不得不記此寺之有此奇觀也

過屋基嶼

舟離夷鬼耶山右有屋基嶼是湖嶼中之最大者也彌

望則山田幾疇人家一族帆檣輻湊焉此日風緊舟子
艱行程往嶼予不欲遺之眼前泛泛久之波入舟者數
四遂得抵嶼上岸彷徨一村四五十家有小祠在山上
延喜式所載三千一百三十二祠之一瀛津祠是也他
無可記者入一民家買酒與魚而上舟去

識湖山遊記後

凡無限而堪久之樂莫若遊山水之樂也遊山水之樂
莫若遊吾湖山之樂也人生二十而所樂者至三十而
不應再樂三十而所樂者至四十五而不應再樂何

以言之樂失其時年異其樂也從前如此向後可知畢
竟何所得樂矣只是無限而堪久之樂果知莫若遊山
水之樂也吾固湖人而離湖山已經二十年二十年前
事悉皆煙銷波逝二十年間事亦皆煙銷波逝渺渺茫
茫無可追而捉也吾今遊湖山湖山依然無有變滅昔
悅吾目者今猶悅吾目其樂無限而堪久一也吾遊湖
山纔是五六七日間如領四萬八千頃之大宅觴詠于
此遊觀于彼泛泛忘歸悠悠永日其樂無限而堪久二
也不唯遊湖山之日雖歸京師之後而昨日所遊今猶

在日今年所遊何日忘之其樂無限而堪久三也不唯
吾樂之每有客來語之而樂客亦聞之而樂其樂無限
而堪久四也又不唯語之而樂令客聞之而樂亦必伸
紙紙筆檢鬚垂首經營于心曲折于手久而作記於是
乎昨所遊之山也水也瀑也嶼也今皆歷歷乎明窗淨
几之間吾又縮地而樂之示客則客亦卧遊而樂其樂
無限而堪久五也嗚呼人生有限湖山無盡人身縱死
人文不朽即此一紙一筆一人一手之所記不知有世
之好遊其幾人幾眼幾口幾耳讀之誦之聞之傳之而

繼之遊者不唯有今之人讀之誦之聞之傳之而繼之
遊者雖曰後之人亦必讀之誦之聞之傳之而繼之遊
者固不知其有幾千人幾萬人也然則擴己之所樂而
施人之所樂傳今之所樂而及後之所樂其樂無限而
堪久者勿論六七或八九十乃至幾百幾千幾萬幾億
與夫湖山俱無盡而終古不有變成亦不可知則吾又
安所歎其煙銷其波逝哉記成試示同遊者同遊者誰
主而謀遊者為藜園稻有竒追而來陪者為家弟廷耀
中途而迎且伴者為醫師滕春泉携而使馮景作圖者

為畫工百廣年凡能馮景莫易於畫而莫難於文易能
之事薄之不為難能之事便樂此不疲者為春樵隱士
琴廷調

春樵隱士家稿卷十終

山水屬心集跋

春樵先生者原任獻嶽廟掌祀從四品下祝部宿禰生
源寺前內藏頭也挂冠後自稱春樵隱士以琴為姓由
其家為琴御館之神裔也成澄嘗聞之于同寮老者其
當任掌祀日我

前親王愛其善詩屢徵之于文酒之讌焉謹惟前王
英明雄才有識人之鑒花晨月夕所徵之文士皆一時
之選也僧有六如師儒有淇園栲亭二老當時先生年
殊少而得與諸老俱列授簡是前王有所鑒于其才

而然歟爾後先生之旌名于天下固雖出其天性亦未必不由前王寵異為之助也又聞享和文化間叡嶽僧衆謀新革廟之舊儀以隕掌祀職其暴亦已甚矣先生以謂苟不守舊儀何以得為掌祀獨自爭衡而不屈一人之身而受三千大眾之暴敵哢哢爭論山鳴谷響三千射者之箭鋒兩集於一掌祀之家先生殆殊死而戰苦厄維谷矣前王前天台座主也三千大眾皆嘗趨朝王門者當此事變之起其宜黨大眾而不黨洞察大眾之枉顧憐掌祀之直遂至挫折放箭之三千而

聲援受箭之一人恩威之所振發誰肯不畏縮焉既而爭論漸斂其身無恙廟之祭儀不失其舊是雖為掌祀一世之殊勲也而亦安得不由前王助直挫諸枉之大雄力乎前王薨後先生亦辭職而入京庇蔭于王門之下閑送歲月披閱舊記為三十餘年成澄未生前之思想像當時之為人當是抗直頗有圭角如今歷事消磨只為蕭然白髮叟也每謂成澄等曰於戲前王不忘前王直其直而枉其枉此以沒世不忘也向無前王則如何得有今日之我我於吾事舊既畢

矣無復所願于世自顧今日之有殘骸是為前王之
所賜則不肖隱士將何以報其萬分除禿華枯硯外無
復有他路願從諸臣寮後以了生涯而已是成澄等之
所以聞其言而感之也況今之

嗣親王風流好學亦為一梁孝也辱授師儒之任以寵
異焉先生老年矍鑠每抱經執史侍講王之前或從
王子積翠之園池嗟呼之亭臺賦詩歡讌詩亦老練
猶如昔時之有淇栲諸老蓋亦今時之選也可謂前
嗣二世之一相如以善詩而始焉以善詩與文而終焉

其詩與其文併刻已迨五編每刻賜其梓費題曰廣福
王府藏版所以為師儒圖不朽也
弘化乙巳春正月

筑後守源成澄撰

